

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和创作时代考辨

陈 美 林

《秣陵秋传奇》写鱼甫卿与王云仙悲欢离合之事，〔提纲〕出中〔满庭芳〕一曲述其剧情梗概如下：

参政清标，云英姿态，相逢白下秋风。香囊画扇，表赠两情通。信是三生夙契，送殷勤云雨巫峰，还相约他年玉镜，定与照芙蓉。群花同放艳，兰幽莲静，馥淡娥浓。尽青溪十里，竞绿争红。可奈酒阑人散，暮回头各自西东。黄茅店潇潇夜雨，离合梦魂中。

结诗亦云：“鱼甫卿画梅订约后，王云仙置酒送归舟。季山樵情鍾萍水遇，涂小鹤梦破秣陵秋”。

过去一些曲学书目很少著录这一作品，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十，据赵怀玉（1747—1823）词集《秋籁吟》中一首《离亭燕·题庄伯鸿秣陵秋传奇，即送之官秦中》加以著录。周妙中于1963年4月出刊的《文史》二辑发表《江南访曲录要》一文，提及此剧时有云：

……治曲者多以为已佚。此本近年在扬州发现，今归南京图书馆，至可宝贵。稿本，四册，庄伯鸿撰，署“蓉塘别客制”。卷首自序署“庚子冬杪蓉塘（陈按：原文作芙蓉塘）别客自记于海西头之停云山馆”。

此后，1982年12月出版的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二庄

逮吉条，亦曾著录此剧云：

《今乐考证》著录。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有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自序，署蓉塘别客。

从周妙中、庄一拂二氏所述，可以明白：一、他们都认为南京图书馆收藏的《秣陵秋传奇》为“稿本”；二、也都据《今乐考证》所引赵怀玉词定为庄伯鸿所撰；三、均认为自序中的“庚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

周、庄二氏所述，均有所据，但如加以深究，似仍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例如所谓的稿本问题，南京图书馆所藏之《秣陵秋传奇》，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南师大所藏，四册，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格纸印乌丝栏，大黑口，磁青书皮，湖蓝绢包角。书根题“《稿本秣陵秋传奇》，蓉塘别客制”。以之与南图所藏的“稿本”《秣陵秋传奇》相比勘，无论行款、字体、格纸、装帧大小均属一致，而对读其内容，也全然相同。因此，南图所藏之《秣陵秋传奇》系属“稿本”云云，似难以信据，很可能出自书肆手抄，以之出售。除南图、南师收藏以外，其它地方亦可能尚有其书。至于《稿本秣陵秋传奇》作者究为谁何，周、庄二氏均以为庄伯鸿，但无论南图所藏或南师所藏的《秣陵秋传奇》稿本，均未署庄伯鸿之名或字。而南图却藏有另一种抄本《秣陵秋传奇》，署明作者为徐鹤孙，内容也与稿本《秣陵秋传奇》同。由此，周、庄二氏定自序中的“庚子”为乾院四十五年一说，也因作者不能确指为庄伯鸿而失去依据。

为了深入探讨，有必要将南图所藏的另一种抄本《秣陵秋传奇》略作介绍。为行文方便，仍将周、庄二氏所提及的《秣陵秋传奇》称为“稿本”，而将另一种《秣陵秋传奇》称为抄本。

抄本《秣陵秋传奇》白纸，无格，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将此白纸抄本与所谓的稿本细加校读，剧情完全一致，惟文字稍有异同。特别是白纸抄本偶有批语题记，为数虽不多，但都十分

重要，为我们深入研究这部传奇的作者和时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首先可以断定所谓的稿本实际上和抄本出自同一底本，而且抄本与底本更为接近，因为抄本与底本的行款（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相同。这可从〔寻秋〕出中易仁山道白的一段缺文可以规知。稿本缺字空格占五行，空格上下参差，上有眉批“下五行原有阙文”。而抄本缺字空格占四行、空格均在左下角，分别为五字、八字、九字、九字，正是眉批所谓“下斜而撕去”一角之处。其式样如下：

（抄本）

邵本此四行下缺于杨玉老家见秣陵秋传奇一本特往校此四行下斜而撕去惜哉署款补过……醉笔等字癸酉三月念五日冒雨往校归来书畏人

〔老生扮易仁山白鬚布袍上〕老夫易仁山祖籍江宁
孑然一身年过六十富贵排场贫贱境界都经历过来
每逢月夕花晨歌场酒地能起俺的心事
而大哭因此人都叫我个风子我
了外号现在省试之期我风子
里饮酒终日无休今朝偷个空

介 山樵消息真是闲处生涯诗酒在老来性命朋友依〔行

(稿本)

下五行原有阙文

〔下〕〔老生扮易仁山白鬚布袍上〕老夫易仁山
祖籍江宁子然一身年过六十富贵排场贫贱境界都
经历过来每逢月夕花晨歌场酒地能起俺的心事

而大哭因此人都叫我个风子我

了外号现在省试之期我风子

里饮酒终日无休今朝偷个空

山樵消息真是闲处生

其次，抄本似早于稿本。抄本中，批者吴温叟曾提出一些请作者修改的意见（即“俟高酌”）；稿本中则已按吴温叟的意见做了修改，可见稿本当晚于抄本。如〔访云〕出中，“〔旦〕还不曾请问老爷尊姓”，抄本眉批云：“鄙意老爷改为稍雅字面，盖名妓口吻，不可稍涉俗套也，改为先生何如？俟高酌。吴。”稿本中，此句道白即删去“老爷”一词，改为“还不曾请问尊姓”。同出，“〔旦〕只是奴家抵不上香君，只恐代老爷捧砚还不要嚏”，抄本眉批云：“只恐拟改若字，还不要嚏拟改未免惭汗。俟高酌。吴。”稿本中，此句也按吴温叟意见改了过来。

再次，抄本中一些批语题记，提供了作品传抄的时代，并透露了作者姓名。抄本目录后有一则题记云：

戊辰涂月，由邵叔武之子手购得徐鹤孙所撰《秣陵秋传

奇》，上有吴温叟先生手笔改正。去秋倩董、沈二生录此副本，今又收拾而校对之。原册拟换通翁手评杜诗零册，未定也。

庚午二月朔，畏人记。

在此则题记中，明白无误地提出《秣陵秋传奇》作者为徐鹤孙。抄本卷末又有题记：

光绪甲午春三月温叟校一过。陈畏人手书。

既然吴温叟手笔改正的时间为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那么前则题记中所云的陈畏人购得此书的戊辰年，当为民国十七年（1928）；又请董、沈二生过录副本的次年，当为民国十八年（1929）；“今又收拾而校对之”的庚午年，则为民国十九年（1930）。此外，〔寻秋〕出中眉批云：“邵本此四行下缺，于杨玉老家见《秣陵秋传奇》一本，……癸酉三月念五日，冒雨往校归来书。畏人。”这表明陈畏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还再次校补。

此外，抄本扉页上写有剧中人物十人姓名，并于其中四人姓名之后注明其真实姓名，如剧中人古士秋后注明为顾秋碧，易仁山后注明为杨性农，鱼甫卿后注明为鲁通甫，涂小鹤后注明为徐鹤孙。这与〔提纲〕出结诗“涂小鹤梦破秣陵秋”、题记中“徐鹤孙所撰《秣陵秋传奇》”云云，正可互相发明，为目今存藏于南图、南师的《秣陵秋传奇》的作者，提出与周、庄二氏所考定的庄伯鸿一说不同的新说。

尽管如此，庄伯鸿曾经撰写过《秣陵秋传奇》确是分明的事实，不仅见于周、庄二氏所据的赵怀玉词作，还见之于其它著述。光绪五年《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八中著录“庄逵吉：《秣陵秋》、《江上缘》二种曲（存）”。光绪十二年《武进阳湖县志》卷三十三艺文志中也著录庄逵吉写有《秣陵秋》、《江上缘》传奇二种。特别可信的是陆继辂所写的《潼关同知庄君逵吉墓志铭》中，述及庄伯鸿著作时也说：

……所著《吹香阁诗》，丧舟渗漏，为水浸不可识别，
惟《秣陵秋》、《江上缘》乐府二种稿本传世。

应该说陆继辂对庄伯鸿的著述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庄逵吉同科参加乡试归来，见到庄逵吉所校《淮南子》、《三辅黄图》等书。这一情况，在为庄伯鸿写铭时也曾提及。而此二书目今均存，《淮南子》有《四部备要》本，庄逵吉曾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写有叙目；《三辅黄图》见收于《平津馆丛书》，孙星衍于乾隆五十年（1785）写的序中说“近得庄公子逵吉共相釐订，付之剞劂”云云。既然陆继辂在铭文中述及这二种著述均存，那么他所述记的《秣陵秋》、《江上缘》二种传奇，自属可信，无可致疑。只是庄逵吉所撰制的这两种传奇当时仅有稿本，并未梓行。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二中，说《江上缘传奇》已佚，而《秣陵秋传奇》稿本则藏于南京图书馆。如上文所述，南图所藏的所谓稿本《秣陵秋传奇》，南京师大图书馆也藏有同样一部，此非“稿本”自不待言。而所谓的稿本《秣陵秋传奇》上并未署庄逵吉的名或字，另一种抄本《秣陵秋传奇》上则明署作者为徐鹤孙。因此，对于这部存藏于南图和南京师大的《秣陵秋传奇》的作者是否为庄伯鸿，似有加以深究的必要。

二

为了弄清现存《秣陵秋传奇》的作者问题，首先要对庄伯鸿的生平有所了解。

周妙中在《江南访曲录要》中说赵怀玉《离亭燕》一词“既作于伯鸿‘之官秦中’之时，则伯鸿应在壮年，而制《秣陵秋》时至少亦应在二十岁以上，可见伯鸿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世。”这一推断大致不差。

关于庄逵吉生平事迹并不难于征考，光绪《武进阳湖合志》卷二十四“宦绩”中有庄忻及其子逵吉的小传，此外，赵怀玉撰有《故奉政大夫陕西邠州直隶知州庄君忻墓志铭》、陆继辂撰有《潼关同知庄君逵吉墓志铭》，分别对庄忻及其子逵吉的生平做了详尽的记叙。在《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四六中还收有庄逵吉小传（传文即据陆铭）。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考知，庄逵吉字伯鸿，江苏武进人。曾祖庄学愈曾为开州知州，祖父庄蓉璣为国子监生，父庄忻为邠州知州。庄忻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有年八十三，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乾隆三十三年（1768）三十三岁时以顺天乡试副榜贡生补陕西咸宁知县；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十三年（1778）之际，庄忻与赵怀玉、庄燧、汤大奎、杨望秦、汪廷杖等结为真率会，号“饮中六友”（见《武阳志余》卷十二）；乾隆五十五年（1790）擢兴安府汉阴通判；乾隆五十八年（1793）署乾州直隶州知州；乾隆五十九年（1794）署兴安府知府；嘉庆元年（1796）署咸阳知县；嘉庆二年（1797）迁邠州直隶州知州；嘉庆十一年（1806）休致，就养于其子逵吉任所；嘉庆十八年（1813）逵吉卒于咸宁知县任，庄忻乃携逵吉二子返回故里武进。

至于庄逵吉，陆继辂铭文中也说他卒于嘉庆十八年，得年五十四，由此可知其生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即为庄忻二十五岁时所生。当庄忻出任咸宁知县时，逵吉年未及十岁，不曾随父之任，仍居留在江南水乡。逵吉年少早慧，“俶傥自喜，多舆服声伎之好”，其父庄忻又为人通脱，“不以绳度束君”，因而“甫弱冠，即纵使游侠结客，每江乡张灯兢渡，君清谭玉貌，跌荡其中，见者无不倾靡，结交惟恐后。而老师宿儒、言行端谨者，亦颇讪笑以为狂。君固知之，愈益甚”。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之际，他曾携挟万金赴京应试，两月之间挥霍殆尽，孙原湘曾有诗记其事：“吹过闲云累太空，春明盛事忆乾隆；锦江春色湘江

录，醉杀毗陵庄伯鸿”（《天真阁集》卷三十“今昔辞”）。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后，即二十四岁左右，就开始校读《淮南子》、《三辅黄图》等古籍。乾隆五十九年（1794）参加乡试，却铩羽而归；嘉庆三年（1798）再次参加乡试，复被刷落，这对于“视科第为故物”的庄逵吉来说，未免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从此也“益厌苦场屋”。在征得其父同意后，捐费为知县，分发陕西试用，其时已三十八岁。初署咸阳；再署大荔；嘉庆八年（1803）补蓝田知县（光绪《蓝田县志》卷四）；嘉庆十年（1805）任咸宁知县（嘉庆二十四年《咸宁县志》卷七）；次年其父来任所就养；嘉庆十六年（1811）又擢潼关同知（嘉庆《续潼关厅志》卷中）因长跪烈日中祷雨，历两时许大雨骤至，中湿病足，以致不起，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二十三日。

庄逵吉的家世、生平、仕宦、著述斑斑可考。特别是为其作铭文的陆继辂，不但与逵吉为同乡，且“与庄氏世为婚姻”，年幼时即相识，虽然继辂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晚于伯鸿十二岁，但却卒于道光十四年（1834），则后于伯鸿之卒二十七年。陆继辂能诗善文，有《崇百药斋集》初、续、三集共三十六卷，与其兄之子陆耀遹齐名，被称为“二陆”，《清史稿》就将耀遹传附见于继辂传（卷四八六）。此外，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三也有其传记，说其字祁孙（又作祁生），为嘉庆五年（1800）举人，后曾任江西贵溪知县三年。陆继辂还是一位戏曲作家，有杂剧《碧桃花》和传奇《洞庭缘》传世。因此，他在为庄逵吉作铭文时说其有《秣陵秋》、《江上缘》传奇二种，自属可信。

问题在于现今存藏于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师大图书馆的所谓稿本《秣陵秋传奇》，是否即为庄伯鸿所撰作，尚值得研究。从各方面来看，很可能是出自另一作者的同名剧作。

首先，如前所述，无论稿本或抄本《秣陵秋传奇》，均未见署逵吉之名或字，仅作“蓉塘别客制”，而目前又无以证明“蓉

塘别客”即庄逵吉之字或号。特别是逵吉祖父名“蓉纒”，其孙当不会再以“蓉”字为字号、“蓉塘别客”似应为另一人。

其次，因为既肯定现存的《秣陵秋传奇》为庄逵吉所作，其自序中言及的“庚子”只能定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此时逵吉在世。但乾隆四十五年，逵吉年方弱冠，正当“游侠结客”之年，也是“视科第为故物”之时，是不可能产生如《秣陵秋传奇自序》中所说的“升沉之感、离合之缘”的，与〔提纲〕出中〔金缕曲〕所流露的“无限伤心话，总付与登场傀儡”、“儿女英雄同一梦”的情绪也是抵触的。这种消沉的情绪是要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嘉庆三年（1798）、即逵吉三十五岁和三十九岁先后两次参加乡试落第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因此自序中的“庚子”似亦非乾隆四十五年，而如为下一个“庚子”，则已在道光年间，其时庄逵吉早已谢世。

再次，从现存《秣陵秋传奇》的内容来看，其中多次提到“夷兵”、“烟泡”、“黑鬼”、“侯官相公”等等，如〔寻秋〕出中〔懒画眉〕曲辞有“海上夷兵甚猖狂，沿海城池须堵防，满河征调尽兵航”之句；〔蕲因〕出中又提及“海上逆夷”、“夷人现在乞抚”；〔梦证〕出中还出现〔杂扮二黑鬼追上〕，〔杂扮四黑鬼跳上〕，以及易仁山所说“鱼甫卿承侯官相公之荐，扫荡夷氛，报捷的红旗已过去三日了”；〔考廉〕出中钱再具因为“少带了几个烟泡，精神不佳”胡乱应试，等等描写，都表明现存的《秣陵秋传奇》故事，应发生在道光年间。因为由鸦片输入而大动干戈之事发生在道光朝，卒于嘉庆朝的庄逵吉是不能预知的。作品中所说的“侯官相公”，显然是指福建侯官人林则徐。据《清史稿·林则徐传》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义律）又犯虎门官涌，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飭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这与传奇中所描写的“沿海城池须堵防”正相符合，而其时“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

至是调补两广。”《秣陵秋传奇》故事发生地，即为两江总督驻地所在。当时义律入寇时，不但有白人侵略军，而且还有黑人雇佣兵。据《夷艘入寇记》所记，林则徐曾下令“每杀一白夷者赏银百圆，黑夷半之。”传奇中出现的“黑鬼”正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凡此，都表明《秣陵秋传奇自序》中所说的“庚子冬杪”，当为道光庚子二十年（1840）冬季，而此时庄述吉已卒去二十余年。

复次，抄本中提及的顾秋碧、杨性农、鲁通甫等人，考其生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秣陵秋传奇》究竟产生于何时，并借此可以推论其作者情况。鱼甫卿为传奇中的主要人物，根据抄本扉页提示，其原型可能为鲁通甫。〔寻秋〕出中，他自报家门：“小生姓鱼名爱日，表字甫卿，淮南人也。韬铃世胄，文献名家，夙擅词章，兼工书画。早岁游庠，即获副车之选；壮年得第，遂蜚土国之英”；〔梦证〕出中，当易仁山说“鱼甫卿承侯官相公之荐，扫荡夷氛，报捷的红旗已过去三日了”之后，涂小鹤细想以后也相信无疑，因为“信非夸生原将家”。这与鲁通甫的生平大致吻合。鲁通甫名一同，又字兰岑，其先世为甘凉故将，清初移居安东（今江苏涟水），一同时始迁山阳（今江苏淮安），一说迁清河（今江苏淮阴）。《清史稿》卷四八六有小传，吴昆田写有《鲁通甫传》，汤纪尚写有《鲁通甫先生传》。一同卒于同治二年（1863），得年六十四，以此可知其生于嘉庆四年（1799）。道光壬午二年（1822）副贡，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举人。吴《传》中说：“林文忠则徐，总督湖广，请与偕，欲行而以亲老止。”林则徐任湖广总督为道光十七年（1837）事。这也不失为现存的《秣陵秋传奇》的创作时间及其作者究为谁何的有力佐证之一。易仁山原型杨性农，名彝珍，又字湘涵，湖南武陵人，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进士，曾官兵部主事，有《移芝室文集》，其传附见《清史稿·吴敏树传》中。古士秋原型顾秋

碧，亦为道光时人，名槐三，江宁人，“生平不拘小节，气尤豪迈”，与同乡杨辅仁等结成苔岑社以谈诗文，有《五代史艺文志》、《然松阁诗文集》之作，而其友杨辅仁生性“跌宕不羁，人称杨风子”（《金陵通传》卷三十一）。传奇中的易仁山也被人叫做“风子”（〔寻秋〕）。这几个人物原型，大都生活于嘉、道、咸三朝，因此生于乾隆、卒于嘉庆的庄逸吉，是不可能悉知他们的生平事迹，自然也不可能将他们的某些经历加以剪裁，在作品中加以点染的。现存的《秣陵秋传奇》的作者，当为鲁一同、杨彝珍、顾秋碧同时代人，据抄本扉页可知涂小鹤原型为徐鹤孙，而在〔寻秋〕出中，鱼爱日称涂小鹤为“社兄”，这或许与顾秋碧、杨辅仁等人所结的“苔岑社”不无关系，抄本又明署作者为徐鹤孙。当然，关于徐鹤孙的生平还有待稽考。

此外，特别是现存的《秣陵秋传奇》的出数与庄逸吉的戚友陆继辂所记并不一致。现存《秣陵秋传奇》共十五出，即：提纲、寻秋、桂卜、考廉、访云、谋餌、入闾、闹板、赠囊、盲荐、兰因、情诉、芳会、饯别、梦证。陆继辂所见的《秣陵秋传奇》则为三十六折，他写有《自题〈洞庭缘〉院本即呈味庄先生》八首，其第七首云：“重翻旧曲触闲愁（向偕庄君伯鸿撰《秣陵秋》三十六折，味庄观察命家伶习之），同把青樽话昔游，恨我识公迟十载，一帘秋影独登楼。”这不但明说《秣陵秋传奇》为三十六折，与今本不同，而且还说明此剧乃他与庄逸吉合撰。归懋仪在《味庄师招看〈洞庭缘〉新剧次祁生自题韵》八首之七中亦说“何计能消万古愁，琴河曲曲忆前游，秣陵秋老官商换，重见江花结蜃楼（祁生向有《秣陵秋传奇》之作）。”则迳将此剧作者归之于祁生（继辂）。既然此剧为陆、庄二人合撰，陆继辂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那么稿本自序中提及的“庚子”更非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为这一年继辂年方八岁，怎能与庄逸吉合作撰写传奇？

凡此种种，均表明目今存藏于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秣陵秋传奇》似是与庄逵吉所作的同名剧作，实出自另一作者之手，而非庄逵吉所作。

三

现存《秣陵秋传奇》刻意效法孔尚任《桃花扇》，在女主角王云仙的闺房中就陈放着孔东堂的传奇，季山樵还向男主角鱼甫卿说：“甫卿，你看的是《桃花扇》，可知书上戏文就是你们的榜样。”又说：“当日（李）香君初遇侯生（方域），请侯生扇上题诗，今日云仙遇着你，请你扇上作画，这不是无意相同么？”（〔访云〕）。从整个剧本的立意和结构看，这部传奇显然处处仿效《桃花扇》。《桃花扇》通过明末复社名士与秦淮名妓的爱情故事，反映出明季的社会动乱，寄托了作者的兴亡之感。《秣陵秋》也是描写南京（秣陵）的文士与妓女的恋爱故事，意图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的动乱情景，从而抒发“升沉之感，离合之缘。”当然，《秣陵秋》所表露的这种感情，与《桃花扇》所流露的“兴亡之感”是不可比拟的，两者显然有格局高下、思想深浅之分。孔尚任的家国兴亡之感，在传奇中通过他笔下的人物有着强烈分明的表现，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而蓉塘别客在《秣陵秋》中，虽然也意图通过男女恋情表现出现实的动乱，但作品客观上所表露的仅仅是作者的升沉离合的消沉情绪，未若《桃花扇》那样解剖了南明王朝复灭的教训。因之，《秣陵秋》的思想价值自然不能与《桃花扇》同日而语、并驾齐驱。尽管如此，对我们了解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地区的动乱，《秣陵秋传奇》还是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的。

《秣陵秋》既然以名士与名妓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自然要接触到科举考试和妓女从良问题。因为科举时代，读书人无不和科

举考试发生一定关系，更何况南京是明、清两朝乡试所在地，自然也是名士聚会之所。南京贡院面临秦淮河，水榭画舫又多名妓，她们大多想在与名士交接中择善而从，正如〔桂卜〕出中老院主张云仙对妓女王云仙所说：“你看那前朝柳如是、顾横波，俱是一时名妓，后来都到（得）了好处。”王云仙却不无怀疑：“听得明末时节，秦淮水榭，都是些名公往来。而今这院中游串的，无非俗子凡夫。”张云仙的看法却不如此：“不然。目前正当乡试，四方应举的都来南京，其中岂少真才人、真名士？但有来访你的，只要你认得真、把得定，自然情投意合，能结识得个好姻缘出来。”王云仙听从老院公的教诲，后来果然结识了名士鱼甫卿。

从士子与科举来看，这部传奇通过鱼、王的离合之缘，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抒发了作者的升沉之感，反映了科举考试的黑暗与弊端。吉招园所唱的〔贺圣朝〕一曲“棘闱昏似复盆，傀儡场众同登。由来得失总无凭，一笑付行云”（〔蕙因〕），可说是作者对科举考试的全面批判与否定。从具体情节看，应考士子也是老小良莠各色不齐：年青的少爷参加考试，自以为“幸家君贵显，领乡荐那靠文章”；老生员年过八十，依然“精神勃勃”地参加第二十一一次考试。他们一旦聚集就起哄闹事，“书呆成党寻殴，官也慌张”、“只为成群势太张”，被逮之后却又人人“缩着头，个个没用了”（〔闹板〕）。主试官员又如何？作者无情地讽刺了阅卷的“帘官”。〔考帘〕出中有相当精采的描绘，应监临大人考试的四个“帘官”柯九敦、邵有裁、钱再具、魏枝雯，他们一心想的是“宦囊何日才能满”；他们的能耐是：“此道久荒，看文的眼力还可，作文是不能了”。其实他们又何尝有“看文”的眼力？魏枝雯“连一个破承题都看得不明白”。他又是怎样评定优劣呢？作者这样写道：

〔想介〕有了，我将这些卷子都搁在帐顶上，待我睡下来，用脚踢去，但是吊下来的就荐。

〔捧卷搁帐上介〕〔丑小踢介〕有造化的亡八蛋吊下来。好了，吊下两本来。还少，不够荐的。〔再踢介〕有造化的亡八蛋，多吊下几本来。

〔作起身大笑介〕又有了三本，够了够了，好妙法，将来子孙若作帘官，不怕没传授了。

钱再具倒不象魏枝雯这样“看文”之道“未之闻”，而是借阅卷荐卷之权，不断“聚钱”。他明知有几份卷子“很可荐得”，但又考虑“荐了他，我那宗儿就要打下来”，银钱又“怎得到手”？因此那几份优秀试卷就被他“狠狠心打入落卷里”去。不过，蓉塘别客的批评仅限于乡试阅卷帘官，对于更高层次的考试大员很少有所触动，作品中偶或涉及到江南乡试的主考，也仅仅点到而止。〔入闱〕出中，通过朝天宫老道之口，对乡试主考有若明若暗的贬辞：“〔悄语介〕前日听得一句不好说的话，想是谣言。若是真的〔摇头介〕噯，对不起天哪，对不起天哪”出末的结诗又如此写道：“抡才星使散公筵，共说虚堂宝镜悬。琐棘那知无黑白，几人入地几升天。”其批判科举考试之意仍是相当显露的。

从士子与妓女的关系来看，传奇中对青楼妓女的卖笑生涯，也有一些真实的反映。明清以来，秦淮河两岸月台水榭大半为歌舞欢场，烟花女子麇集于此。〔寻秋〕出中提到的“旧院东街”，〔桂卜〕出中提到的“丁家河房”，〔访云〕出中提到的“东（水）关一带”，均是秦楼楚馆聚集之所，也是应试士子出入之地，这可从《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一类笔记中得到印证。这些青楼女子大多出身于南京周围地区的破败之家，如王云仙自诉身世所唱的〔梁州序〕一曲所云：“慈亲先丧，严亲衰朽，露尽风尘乖丑。难寻乡梦，烟花旧籍扬州。春初流寓，夏末迁居，依着姨和舅。茫茫苦海谁援手，自恨红颜命不由，拚老煞章台柳。”（〔桂卜〕）她虽沦落风尘，却企望从良，虽有人愿出千金娶她为妾，但她考虑其入却是俗物，“日久断靠不住的”，因此谢绝。她们重人品而

轻财富，因此受到士人的看重，鱼甫卿就说“妓女能慕风雅，便是可人”（〔寻秋〕），所以他们两人后来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但是，封建社会中沦落风尘的女子果真能有如此美满结局么？作者也无法作肯定回答。王云仙嫁与鱼甫卿，只是涂小鹤梦中听易仁山所言，现实情况又如何，作者没有交代，出目即为〔梦证〕，这只是作者的良好愿望的体现罢了。《秣陵秋》中还描写了另一类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就是〔谋饵〕出中的江文阁，他自报家门说：

“小子姓江名文阁，不会作文也进学，今年沽名来下科，别人吃苦我行乐。”不会作文而能进学（考取秀才），其功名来路之不正，可想而知；虽然明知举人考不取，为了沽名钓誉，也前来参加乡试。只是别的士子忙于考场，他则奔走于妓场，终日在“东院”中“开开心儿”，为妓女出些“妙计”招徕嫖客，“骗鱼儿上钩”。与江文阁这种士林败类相串通的妓女，也不同于王云仙，她们的灵魂已深受这种非人生活的腐蚀与毒害，以卖笑生涯为“擎钱”的“勾当”，很少考虑自己的前途。

《秣陵秋》的故事发生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南京地区，整部传奇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以时代气息而言，鸦片战争前夕，道光帝一再谕旨加强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海防，内河征调船只运送兵力至海口的情节，在〔寻秋〕出中有形象的反映；因夷兵作乱而致百姓逃亡的情景，在〔梦证〕出中也有点染。至于阅卷帘官要带“烟泡”（〔考帘〕）、应试士子“取烟管吃烟”（〔闹板〕）等等描写，也无不透露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时代特征。再从科举考试文章来看，明季以来直至清初，一向用宋儒的注疏，至于汉儒的考据，要到乾隆后期和嘉庆朝方始大盛，而以之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内容，自当是嘉、道以来才有的现象，〔盲荐〕出中帘官邵友裁“才华考据，二者须兼取”的主张，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至于地方特征，传奇题名《秣陵秋》，即标明是南京发生的故事。剧本中还提到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如雨花台、报恩寺、鍾山、

孝陵、清凉山、台城、杏花村、乌衣巷、莫愁湖、胜棋楼、金谷园、青溪、桃叶渡、鸡笼山、白门桥、朝天宫、状元境、武定桥、水西门、长干、聚宝门等等，至今犹存。传奇中还运用了不少南京的方言俗语，如“擎钱”（〔谋饵〕、〔梦证〕）、“胡而化之、狗而屁之”（〔入闹〕）、“相左”（〔钱别〕）、“晕头塌脑”（〔梦证〕）等等，南京的读者在欣赏这部传奇时，定会倍感亲切。

《秣陵秋》传奇只有十五出，颇适于舞台演出。明清传奇一般长达三、四十出，一些具有舞台经验的剧作家，在创作传奇时已大加压缩，但一般也有二十余出。篇幅过长，不但演员辛劳，观众也易疲乏，自然影响演出效果。蓉塘别客颇谙此理，仅以十五出戏反映了这一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情节发展中，以士子应试、妓女风情两条线索交错展开，极富变化。传奇的唱词又十分优美，试举〔寻秋〕出中易仁山所唱〔锦缠道〕为例：

……你看那郁青苍，龙蟠气势无双。你看那锁寒烟、柱倾殿荒，啸空陵、狐窜鸱张。你看那一带御沟长，犹逗出宫花晃漾。想当日何等庄严壮丽，而今呵午门前牧羊场，添几许平芜榛莽。更说甚罢早朝，袖惹御炉香。

你看那碧琅琅，是宫车乘凉那厢，辇路翠微旁。你看那影迷茫，台城隐隐相望。你看那绕鸡笼、浪翻大江。你看那靠鸡鸣、星落高冈，沽酒杏村忙。数不到乌衣旧巷。尽悲歌感兴亡，休说是老夫狂放。咳，你听这远寺钟，兀自诉萧梁。充满着极为沉挚的兴亡之感，富有摧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总之，《秣陵秋》虽然比不上孔尚任的《桃花扇》，但尚不失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剧作，特别是至今未曾梓行，更有必要表而出之。

（本文所引部分资料，曾请陈一民同志代为抄录、核对，谨表谢意。）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